

## 闲话春联

□ 刘 鹏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

岁月不居，转眼间，乙巳蛇年将至。前两天送女儿上学，两个人走在人来车往的街道上，我问她：“春节马上就要到了，说起春节，你会想起哪些事情呢？”女儿想了想说：“挂红灯笼，吃年糕，还有看爸爸写春联，和爸爸一起贴春联和福字！”

女儿的话，让我的思绪飞回到这两年的春节我为读者和家里写春联的场景。这几年国家图书馆每年都要发布“古籍中的春联”，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同仁在古代典籍中精心挑选约 20 副辞意双美的春联，供社会各界欣赏、选用。发布会现场，馆领导和书法家们乘兴挥毫，为读者书写春联和福字，我和几位喜好书法的同仁史睿老师、刘赟、岳小艺、王春伟（现已调入河北大学任教）等，也依次接续其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我们几人站着整整写了一天，收工时已经“不良于行”，走路都有点一瘸一拐。但和读者交流书写内容，被他们包围、夸奖，内心充满了那种被需要的获得感，那一刻我对“图书馆员”这四个字也产生了认同感。记得有一位小姑娘还让我用红纸给她写了座右铭——天天向上，令我至今难忘。



图 1 作者在 2024 年国家图书馆“古籍中的春联”发布会现场为读者书写春联  
疫情后第一次回家，我给父母家写的春联是：

梅竹平安春意满，椿萱并茂寿源长。

（选自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三年（1914）尚古书局石印本《民国最新楹联新编》）

给小家庭写的是：

春到普天皆锦绣，花开满地尽文章。

（选自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农圃便览》）

自觉尚贴切工稳。

思绪又飞回到小时候。那时候我的爸爸每年春节也要义务给单位里的同事和亲朋好友写春联，书写的地点或在单位，或在家里，经常一写就是几天。

在家里写春联时，先要支开那张折叠的大饭桌，然后将成卷的大红纸费时费力地裁成长条，还要预先折好格子，以保证字距均等——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裁得整整齐齐，印有描金、洒金瓦当和其他装饰，每个字的位置都清清楚楚的对联纸。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正在寒假中吃喝玩乐不亦快哉的我就常被抓去给爸爸打下手，除去前面那些准备工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负责在爸爸写字时帮着送纸、扶纸。

铺好纸后，爸爸总是凝神默念预先整理好的对联文字，略一沉吟，挥笔“刷刷刷”写将起来。这时的我，总是大气也不敢出，生怕干扰他的大事。写完之后，他还要端详端详，如果写得好，便面露满意之色；万一掉字或写错字，则只得或叹一口气，或“哎呀”一声，重新来过。写完之后，我便将墨迹未干的对联小心翼翼地晾在地上，经常搞得家里没有落脚处。有些“重要”的春联，还要用金粉来写，那时候也没有事先兑好且无异味儿的“金墨汁”，必须用散发着刺鼻味道的松香水调匀金粉，写完后，那只毛笔也就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 二

春联，是我国博大精深的对联（学界多称“楹联”）艺术的一个分支。要欣赏乃至撰写春联或对联，都要首先明了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联对联，相对而成联，必须得有上、下两联。

其二，对联可长可短，短的一二字（如“天”对“地”、“阮元”对“伊尹”），长的可以达到好几十句。比如清末钟云舫的《拟题江津临江城楼联》，单联806字，全联1612字，如一篇辞赋，其中癖字、癖典甚多，是作者蒙冤入狱，在手头无书的条件下所拟，足见其才情。据说后来也因这副长联为人所赏而得以开释。但无论长短，上下联字数须同。不过也偶有例外，称帝失败的袁世凯死后，有人送上一副挽联：

袁世凯千古，中华民众万年。

这幅挽联看起来对袁氏表示尊敬，实则上联5字，下联6字，寓意“袁世凯‘对’不住中华民众”，是辛辣的讽刺，也是借“对联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这一“题”而“发挥”，让读者在疑惑中去探寻作者的用意。

其三，上下联须讲平仄，上下字平仄相对。所谓平声，简单的理解，就是现在普通话中的一声和二声；所谓仄声，就是现在普通话中的三声和四声。如湖南岳阳楼有联云：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此联不仅用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忧后乐”之典，境界顿高，且情景结合，可谓佳联。论及平仄，则符合格律诗“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的规则，下联“万”“忧”两字的位置可平可仄，都不为错。如果句中的平仄实在难以兼顾，那么至少上下联的末字必须分别是三、四声及一、二声，这是底线，不容逾越。

其四，上下联之间词性和内容也要相对。如《笠翁对韵》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又如陈寅恪先生曾为清华出对联考题云：

## 孙行者

寥寥三字，却难倒了一众考生。答案是“祖冲之”，首字“祖”“孙”既是姓，又关乎伦理，语带双关；二字“行”“冲”都是动词，三字“者”“之”都是虚词。陈先生还认为“王引之”更妙，因“王（父）”即“祖父”之意，可对“孙”，“引”字也比“冲”字更好（我猜测当是“引”为仄声，与平声的“行”相对更为贴切，而“冲”字与“行”字均为平声）。此事在当时因为题型新颖、题目太难引起不小的非议，陈先生还作专文在报刊上予以解释。今天我们重读上下联，却深深体会到对联的魅力和中华文化的精妙。这幅对联还有一个答案“胡适之”，更切乎当时的文化语境，读者可以细品其妙处。另外，当时的试题还有一联鲜为人知，亦十分有趣：

## 墨西哥

当时有学生对“淮南子”，已称难得，后来更有人以“文中子”相对，则更为贴切。

当然，属对工整自然是好，但辞不能害意，长联适当放宽，内容好也可适当放宽，如岳阳楼联中“湖山”和“忧乐”相对也并不严格。关于这一点，相声《对春联》中也有一个“包袱”涉及。著名的“灶王对”——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被捧眼蔫损坏的一字字说出让逗眼对，再加上对同音字的误解，于是下联变成了“下”“地”“醋（对“盐”）”“歹”“炮（对“土”）”，让观众忍俊不禁。

## 三

对联又叫楹联，“楹”的本意是厅堂前部的柱子，也引申为屋子（比如说起藏书家常有“有书数楹”之语），楹联，顾名思义就是写在柱子上的对联。这种“楹联”，尤以名胜古迹为多。比如写风景的：

虹卧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

波回兰桨，影翻明月照还空。（颐和园十七孔桥联）

上联将桥比作彩虹，而且是长风吹不断的彩虹，下联则写月光下的水面，展现一种空灵之境。还有评说历史人物的，如清代赵藩题成都武侯祠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写“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让人想起诸葛亮七擒孟获，使“南人不复反矣”，也委婉批评诸葛亮六出祁山主动求战的得不偿失。下联则对比刘璋治蜀的宽纵和诸葛亮治蜀的严格，提醒当政者理政要宽严适当，可谓发人深省。

文人学士常在家中悬挂对联，有些挂在书房之中，以见读书之乐与志趣之高，如宋代陆游的《题老学庵壁》诗有一联云：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这幅联语很有时间的深沉感，我曾书赠友人。又如清代邓石如的书斋联：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上联合宇宙之奇观，下联收古今之绝艺，可谓气魄宏伟，洋洋大观。

还有一类题赠联，以自我勉励或颂扬、规箴对方为要旨，往往富含哲理，充满感情。如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贬谪之时所作诗句，有一联传诵至今，仍不时被人们征引：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其中“以”和“之”相对，最耐咀嚼。又如齐白石赠送毛泽东主席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联，则寓意深远，且改“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旧联一字，却别生韵味，成为新的范本。

在众多的对联类型中，有一类“无情对”很有意思。所谓“无情”，是指上下联之间立意迥异，并无关联，但文字的表面意思却应对十分工巧。如前所云“文中子”对“墨西哥”，“文”“墨”相对，“中”“西”相对，“子”“哥”也相对。民国佚名所著《小奢摩馆脞录》中有这样一件名人趣事：

京师相传，端方善诙谐。一日与张香涛同游陶然亭，张以“陶然亭”命对，端应声曰：“张之洞。”殊为巧合。

这里“张”“陶”是姓，“之”“然”是虚词，“洞”“亭”都是景观，初看风马牛不相及，细思谁谓不妙？关键是用出题人的名字（张之洞号香涛）应对，这份捷才与“诙谐”也着实令人钦佩。民国时报刊上还刊登过一幅“三星白兰地”的上联求对，最终诞生了“五月黄梅天”这一绝对，更可见“无情对”的妙处。

此外，婚丧嫁娶都有对联，也都有千古传诵的名联。尤其挽联，以寥寥数语为逝者一生之定评，殊见功力。

#### 四

从上面举的例子里，我们很容易想到对联和诗歌的关系。因为讲对仗，是诗歌的基本要求，早在《诗经》时代即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类的对句。而讲平仄，则是唐代格律诗成熟之后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那么，对联发源于诗歌，尤其是律诗，让我们找到了它成熟的一个坐标。

另一个坐标则恰与春节有关。对联从诗歌的语句成为张挂的实物，“桃符”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古人认为桃树辟邪驱鬼，所以衍生出桃枝、桃偶、桃木剑等等辟邪之物。大约两汉时起，人们于元旦（正月初一）在桃木板上刻、画神荼（一般读作“shēn shū”）、郁垒（一般读作“yù lǐ”）二门神（今天似乎也可读本字“shén tú yù lǐ”），他们养着一只白老虎，专吃害人的鬼魅。这种刻画二门神形象或名字的桃木板，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桃符”。

桃符上刻画门神之外，会写一些诸如“逢凶化吉”“禳灾降福”的吉祥话语，后续随着律诗格式的成熟，演变为春联。

早期一般认为五代后蜀的孟昶（919—965）所写题桃符联句“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最早的春联。后来谭蝉雪先生在敦煌文献中找到了新的依据，比如编号为S. 610号背面有“岁日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等记录，还提到“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儁康哉”，这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春联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春联虽只是对联的一种类型，但对联可能起源于春联。

关于“桃符”，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是王安石《元日》中的两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而“春联”这个词汇，则是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的。据说朱元璋对春联情有独钟，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如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七八云：

太祖尝微行入酒坊，遇一监生。……问其里居，则四川重庆人也。帝因属句曰：“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生应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帝喜，明日召生，命为按察使。

这里将“重”字拆为“千里”，将“大”字拆为“一人”，是巧对中的拆字联。上联是皇帝说书生，下联是书生捧皇帝，难怪第二天就要高升了。清初陈尚古《簪云楼杂说》也说：

明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前诏公卿士庶家门外悉加春联，帝微行出观以为乐。

陈尚古去明初已远，恐怕这种说法也是道听途说，只能是聊备一说，可能是一种“名人效应”，将诸般好事都落在名人身上罢了。也可能朱元璋虽然文化有限，但偏偏喜欢对联这种文学形式。比如他和儿子朱棣都喜欢读《韵府群玉》这样的类书，而类书中多的是各种词藻、名句，与对联也多有联系，前人所谈，并非空穴来风。

到了明代后期，贴春联已蔚然成风，“春联”这个词汇也见于各类书籍之中。如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工部厂库须知》卷九载：“御用监成造天灯等灯：前件查万历十四年三月内该题造天灯十九对、万寿灯三对及春联七十三对。”作者何士晋小字批注云：“以七十二对之春联，每对以百金，算不过七千二百两。”对宫灯和春联的总价达到四万多两白银，以“巨万金钱轻掷”提出质疑，表示惋惜。春联的数量是72还是73对，原文前后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宫中春联众多，且造价昂贵，“虚冒”严重，亦可见明王朝后期的奢靡腐败。最早出版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西游记》第24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五庄观行者窃人参”，写师徒四人到了五庄观：

又见那二门上有一对春联：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

孙悟空看了之后，便道这“好大的口气”，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此外，明佚名《烬宫遗录》卷上记崇祯朝事：“宫中十二月春联，例用泥金葫芦，内书吉、利、福、寿字，旁写‘送瘟使者将归去，俺家也有一葫芦’，以祓（fú）除不祥。”用语俚俗，大概是堂堂皇皇的宫廷春联中的另类吧。

到了清代，春联更是成为春节必不可少的民俗。清代宫廷一般十二月底挂春联，次年二月初撤下。如清官修《国朝宫史》卷八典礼四云：“张挂春联门神，每岁十二月二十六日张挂……次年二月初三日，仍传营造司太监等收下，交门神库太监领回收贮。”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清代宫廷乃至满族王公贵胄家中张贴的对联，是用白绢（纸）配彩色边栏写就，这和汉族的习惯大异其趣，可能是受满族尚白习俗的影响。

清代吴振棫（1792—1870）《养吉斋丛录》卷十九云：“十二月封宝（今按即春节前将玉玺封存，以示春节假期来到，不再办事用印）前一日，进门联，门屏、榻扇皆具，同门神悬挂。次年正月下旬撤去。门联用白绢锦阑，墨书辉映朱扉，色尤鲜丽。以翰林工楷法者书之。联语则乾隆间词臣撰拟，稿本存清秘堂。”则清朝中后期宫廷的春联一度是换联不换词的。

吴振棫与梁章钜都记录了当时紫禁城中“典丽雋皇”的众多春联，这里选取梁氏的名著《楹联丛话》卷二所记两幅春联供大家欣赏：

帝座九重高，禹服周疆环紫极；皇图千祀永，尧天舜日启青阳。（乾清门）

这种气势，也只有乾清门才撑得住。又如：

宝瑟和瑶琴，百子池边春满；金柯连玉叶，万年枝上云多。（交泰殿）

这副联语，又是琴瑟和鸣，又是“百子池”，又是金枝玉叶，又是“万年枝”，也和象征皇帝、皇后的“天地交，泰”（《周易·泰卦》）非常契合。

这一时期，民间的春联依然以喜庆红色为主。晚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载：“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

清末的《春明采风志》中也记载了“摆对摊”的场景：“塾师学长，多卖对联者，预先贴报‘书春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语于铺肆前，高桌红毡，炭盆墨盞，纵笔大书，……联纸旧用顺红、梅红、朱笺、擦油土笺、木红、万年红纸。内廷白宣镶边，庙宇黄纸。”文中提到的“擦油土笺”，今人已不明所以了。还有的文献中记载家中有丧事的则帖蓝纸对联，文辞要有哀痛之意。我的家乡陕西，有的地方家有丧事者三年不贴春联，有的则贴白色、黄色、蓝色、紫色乃至绿色的春联，还有的三年内变换颜色，由白到黄，直到三年后恢复红色，很好地契合了人之常情。

有几副对联，既有民众朴素、美好的愿望，又有精炼的文辞，大约已在民间流传了很长时间，至今读来，仍然富有魅力，也一并列在这里：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和气一门生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一作“堂”）。

## 五

最后，谈一谈写春联和贴春联的一点个人浅见。

春联毕竟是诗词的近亲，自有其体，以隽永精炼为要，当力戒大白话，上下联要有基本的对仗，末字的平仄也要注意。内容更不宜太俗，虽说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求财、求福、求晋升，都是人之常情，但不宜过度。人到中年之后，我个人更希望的是家庭和睦，家宅平安（诚如上面所举的“和气一门生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一联所云），如果境界再打开一点，盼望的是“国泰民安”。

在贴对联的时候，应该分清上下联。要点就是前文提到的，上联末字三、四声，下联末字一、二声。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应该和横批（也叫横额）相对应。横批多为四字成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要和对联的内容有所呼应。可以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回大地、四季平安、紫气东来、瑞气盈门、新春大吉、惠风和畅等等。如果横批按古人习惯从右至左书写，那么应该上联在右，下联在左；如果横批按今人习惯从左至右书写，那么应该上联在左，下联在右。上下联贴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无所谓，但遇到真内行或笔者这样的伪内行，都是要被笑话的。

笔者对春联和对联，并没有什么精深的研究，以上所言，仅供参考。适逢新春佳节，在这里借花献佛，恭祝各位同仁和读者朋友：

花好月圆人寿，时和岁乐年丰！

（选自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十七年影印本《商卜文集联》）